

國學新視野

主編 潘耀明

二〇一二年十二月 總第八期



國學名家

「仁波切」與西藏活佛轉世制度——藏學家王堯教授訪談

漢學名家

耕耘在漢字文化園的日本漢學學者——專訪佐藤保教授

古學今用

岑逸飛：從《孫子兵法》看現代管理

霍韜晦：再論「國學」之用

王渝生：中國傳統數學的現代化——機械化數學的新曙光

國學新發現

萬春蓮、陳飛：千載鱸魚萬古名

鍾公達：文獻系統中尋找逸詩

沉潛國學

呂威：四書文明與現代社會

專題：「饒學系列」

黃杰華：饒宗頤

錢婉約：獨特的「直」——內藤湖南

梁濤：釋《論語》中的「直」——兼及「親親相隱」問題

劉再復：再現梁啟超偉大而精彩的人生——解璽璋《梁啟超傳》序

樂黛雲：君子、至人與他們的憂樂

吳宏一：漢字從頭說起（一）

鄧偉雄：海上因緣

（下）

「煌」文學研究（下）

饒宗頤《年年有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國學新視野. 總第8期／潘耀明主編. —桂林：廣
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12.12
ISBN 978-7-5495-3366-4

I. 國… II. 潘… III. 國學—研究 IV. Z126

中國版本圖書館CIP數據核字（2012）第012277號

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出版發行

（廣西桂林市中華路22號 郵政編碼：541001）
網址：<http://www.bbtpress.com>

出版人：何林夏

全國新華書店經銷

深圳市精典印務有限公司印刷

（深圳市龍崗區阪田街道五和社區光雅園村
一區2號廠房1樓 郵政編碼：518000）

開本：889 mm × 1 194 mm 1/16

印張：9.5 字數：150千字

2012年12月第1版 2012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數：0 001～1 600冊 定價：46.00圓

如發現印裝質量問題，影響閱讀，請與印刷廠聯繫調換。

編輯顧問

(按姓氏筆劃排列)

戶川芳郎	王堯	朴宰雨	余英時
吳宏一	李焯芬	李學勤	杜維明
汪榮祖	金耀基	徐蘋芳	袁行霈
馬悅然	陳來	傅佩榮	傅璇琮
湯一介	馮其庸	裘錫圭	劉再復
劉笑敢	劉夢溪	樂黛雲	鄭吉雄
鄭欣淼	龐樸	嚴紹璽	饒宗頤

《國學新視野》編輯委員會

主席：葉簡明 何志平 紀寶成
副主席：李俊杰 陳秋途 楊慧林

委員：

吳建芳 潘耀明 黃樸民 路祥安 張浩瀚
戴旭 莊建中 徐飛 孟憲實 梁濤
干春松 陳明

出版人：李俊杰

總經理：吳建芳

特邀主編：潘耀明

營運總監：郭辛

執行編輯：楊漢群

特邀高級編輯：張世林 陳文芬

刊名題字：饒宗頤

篆刻設計：施元亮

：李尤颯 (Yousa Li)

：中華能源基金委員會

主辦：中國文化院

中華出版社

中國人民大學國學院

協辦：香港大學饒宗頤學術館

目錄

Contents

- 4 作者簡介 A Brief on the Authors
- 6 卷首語 Foreword
- 7 編者的話 From the Editor

大家訪談 Interviews with the Masters

國學名家 Distinguished Chinese Studies Scholars

- 10 張世林：「仁波切」與西藏活佛轉世制度——藏學家王堯教授訪談
ZHANG Shilin: "Rin-po-che" and the reincarnation system of Tibetan Living Buddhas — an interview with Tibetologist, Professor Wang Yao



漢學名家 Prominent Sinologists

- 20 王敏：耕耘在漢字文化圈的日本漢學學者——專訪佐藤保教授
WANG Min: A Japanese Sinologist toiling in the Sinosphere — an interview with Professor Sato Tamotsu



古學今用 Contemporary Applications of Ancient Studies

- 28 岑逸飛：從《孫子兵法》看現代管理
SHUM Yat Fei: Modern managemen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Art of War"
- 37 霍韜晦：再論「國學」之用
FOK Tou Hui: Further expositions on the applications of traditional Chinese Studies

「古今科技」專欄 Ancient and Modern Technologies

- 40 王渝生：中國傳統數學的現代化——機械化數學的新曙光
WANG Yusheng: The modernization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athematics — the dawn of mechanized mathematics

國學新發現 New Findings in Traditional Chinese Studies

- 47 萬春蓮、陳飛：千載鱸魚萬古名
WAN Chunlian, CHEN Fei: Bass, a fish of everlasting fame
- 60 鍾公達：文獻系統中尋找逸詩
ZHONG Gongda: Searching for lost poems in the archive system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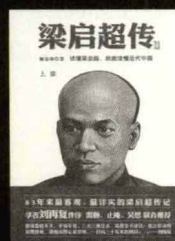
沉潛國學 The Submerged Work of Traditional Chinese Studies

- 64 呂威：四書文明與現代社會
Nevio Capodagli: Modern society and traditional culture as laid out by the The Four Books

人物檔案 Profiles

- 75 錢婉約：獨特的中國學家內藤湖南
QIAN Wanyue: Naito Konan, a unique Sinologist
- 85 胡耀飛：譚其驤先生學術簡述
HU Yaofei: A brief introduction to the academic achievements of Mr. Tan Qixiang
- 89 武黎嵩：卞孝萱先生學術簡述
WU Lisong: A brief introduction to the academic achievements of Mr. Bian Xiaoxuan





專題 Special Feature

- 93 黃杰華：「饒學系列」之四(下)：饒宗頤教授的敦煌文學研究(下)
Wong Kit Wah: The Study of Jao Tsung-i (IV, Part 2): Professor Jao Tsung-i and the Studies of Dunhuang Literature (II)

國學新知 Updates of Traditional Chinese Studies

- 106 梁濤：釋《論語》中的「直」——兼及「親親相隱」的問題
Liang Tao: Explanation of uprightness in "Confucian Analects" — and the issue of "concealment between family members"

薈萃 Meeting Points

- 113 劉再復：再現梁啟超偉大而精彩的人生——解璽璋《梁啟超傳》序
LIU Zaifu: Recurrence of the grand and wonderful life of Liang Qichao — the preface of Xie Xizhang's "Biography of Liang Qichao"
- 118 樂黛雲：君子、至人與他們的憂樂
YUE Daiyun: Gentlemen, perfect men, and their anxieties and joy

漢字隨筆 A Quick Note on Chinese Characters

- 121 吳宏一：漢字從頭說起（一）
WU Hung I: Understanding Chinese characters from the top down (Part 1)
- 137 容若：用字的日本情意結
RONG Ruo: The Japanese complex on the use of Chinese characters

藝苑 Fine Art Corner

- 141 鄧偉雄：海上因緣
Tang Wai Hung: Jao Tsung-i's Knot with Shanghai in Art
- 144 吳羊璧：子子孫孫永寶用
WU Yangbi: Curios for all descendents

國學網絡 Net for the Traditional Chinese Studies

- 146 國學資訊
Studies Information

中間彩頁 Color Centerpage

- 81 吳羊璧：子子孫孫永寶用（文見藝苑）
WU Yangbi: Curios for all descendents
(for writings, please refer to the Fine Art Corner)

「翰墨苑」專欄 *Calligraphy and Painting*

- 82 饒宗頤書畫鑒賞
Painting and Calligraphy of Jao Tsung-i
(for writings, please refer to the Fine Art Corner)

「新山海經」專欄 *New Classic of Mountains and Seas*

- 84 謝春彥：謝家兄弟
XIE Chunyan: The Xie brothers

A Brief on the Authors



嚴紹盪

北京大學中國語言文學系教授，國際中國文化研究學會主席團主席，博士生導師。著有《中日古代文學關係史稿》、《日本中國學史》等。



張世林

曾任中華書局編輯，後調入國務院古籍整理出版規劃小組；曾任朝華出版社總編輯、香港和平圖書有限公司總編輯。現為新世界出版社編委會主任、編審，本刊特約高級編輯。



王 敏

日本御茶水女子大學人文科學博士。現任日本法政大學教授。從事東亞文化交流史研究、文化學研究、比較文化研究、日本研究、宮澤賢治研究。



岑逸飛

香港資深文化工作者，曾於香港理工大學企業規劃學院兼任教授，著有《孫子兵法與人生導航》、《儒家企管學》等書。



霍韜晦

知名教育家、思想家、新人文主義與性情學之倡導者。香港法住機構創辦人、新加坡東亞人文研究所所長，中國社科院及國內多所重點大學之客座教授。



王渝生

中國科學院理學博士、教授、博士生導師，國家教育諮詢委員會委員，中國科學院自然科學史研究所所長、中國科技館館長。



萬春蓮

安徽省含山縣人。1991年畢業於安徽省含山縣蒼山中學。2005年開始師從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員樂貴明先生，從事「中國古典數字工程」建設。曾參加《十三經索引》、《龍藏》等書編輯整理工作。



陳 飛

1995年師從樂貴明先生，從事「中國古典數字工程」建設。曾參加《全唐文新編》、《宋詩紀事補正》、《十三經索引》、《龍藏》等書編輯整理工作。



鍾公達

曾就讀於「五峰私塾」，師從朱執中先生。2004年開始師從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員樂貴明先生，從事「中國古典數字工程」建設。曾參加《十三經索引》、《龍藏》等書的編輯整理工作。



呂威 (Nevio Capodagli)

1967年生於瑞士，意大利籍。畢業於威尼斯大學東方語言文學系，1989-1990年在華學習中國傳統文化、古漢語、儒學等。1995年起在華負責中意兩國大學之間的環保合作交流項目。



錢婉約

文學博士，北京語言大學教授。曾在日本京都大學訪問研究。主要從事日本中國學、近代中日學術交流史研究。著有《內藤湖南研究》、《從漢學到中國：近代日本的中國研究》等書。



胡耀飛

1986年生，浙江德清人。復旦大學歷史學系在讀博士生。近年學術重點集中於藩鎮時代（八至十世紀）的歷史。



武黎嵩

江蘇徐州人，南京大學歷史學系中國史專業講師，歷史學博士，主要從事中國古代思想史、文化史的研究。



黃杰華

畢業於香港中文大學及香港大學，北京中央民族大學博士，現為香港大學饒宗頤學術館副研究主任、香港教育學院客席講師，論文及文章分別刊於《中國藏學》、《西夏學》、《大公報》、《文匯報》、《香港佛教》等。



梁 濤

中國人民大學國學院教授，思想史博士，博士生導師。主要從事儒學思想史、出土文獻及經學研究，出版《郭店竹簡與思孟學派》等。



劉再復

曾任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員、文學研究所所長兼學術委員會主任、《文學評論》主編。現任美國科羅拉多大學客座研究員和香港城市大學榮譽教授。



樂黛雲

中國比較文學學會會長、北京大學跨文化研究中心主任，北京外國語大學兼任教授、博士生導師。著有《比較文學原理》等。



吳宏一

曾任台灣大學中文系教授，「中央研究院」文哲所籌備處主任，香港中文大學中文系講座教授，香港城市大學中文系講座教授。



容 若

本名劉晟，長居香港。連續擔任報館編輯三十年；先後在二十一家香港報刊關有長期專欄，有文史著作十餘種。先後在兩家電台連續多年主持節目。



鄧偉雄

香港大學饒宗頤學術館藝術統籌主任。主要研究方向為中國繪畫。香港第一代電視專業人士，凡詩、文、小說、諷刺小品等皆有著述。



吳羊璧

在香港長期任副刊編輯。曾與友人合辦《伴侶》、《書譜》等刊物。近著有散文集《香港五十秋》、《近代百年波濤》等。



謝春彥

畫家，美術評論家。上海中國畫院畫師。2002年獲美國三藩市政府授予的「有特殊成就的藝術家」稱號。



卷首語

國學的提純和超越

本刊創始以來，不僅為學界蓬勃發展的「國學研究」提供了一個學者表述自己見解的新基地，而且提供了諸多的「新視野」。

綜合和體驗本刊諸位先生的表述，竊以為集中之點在於「國學研究」必須擺脫「啃老」的模式和狀態，研究者應該立足於當代社會近代化的總體進程中對傳統的「國學」進行「提純和超越」，使它們真正成為創建近代國民精神的富有生命力的基點和養料，這正是切中時下「國學研究」的大旨。

從世界文化史的總體進程考察，可以感知任何「文化」都是在特定的時間和空間中、以與它相匹配的「自然生態」和「社會生態」為「文化語境」而得以生成的。「國學」本是一個寬闊豐厚的文化大體系，凝聚着以華夏族群為核心的數千年不斷發展而變化的思想智慧。它的每一個層面都是植根於生成它的特定的「時空」之中。它不是以「凝固」的狀態而是以「能動」的形態相互連接，這才顯現出它的「生命力價值」。我們接受這份文化遺產作為鑄造近代國民精神的養料，理應把握它內含的能動邏輯，以我們當下的「自然生態」和「社會生態」作為觀察、認知與把握國學多元層面真實內涵的視覺基點，構成「國學精神」創新的出發點。也惟其如此，研究者才不會跌落在「文化啃老」的陷阱中。

我們從這樣的「特定時空」中的「文化語境」出發，致力於在國學精神中發掘「不是屬於過去，而是有益於未來的成分」，那麼，研究中的「質疑精神」和「反省精神」恐怕是必不可少的。「質疑」和「反省」是人類認識世界的基本形態，構成推進自然科學和人文社

會科學研究的基本動力。中國思想文化史之所以豐厚多彩，在很大的程度上便是因為在思想文化的發展過程中，充滿了後輩對前輩的「質疑」和「反省」，從而以更加豐富的思考來校正、彌補和提升前輩的業績，這一連續不斷的「去腐生肌」辯證過程，構成中國思想文化發展中「自強不息」的基礎，從而使中華文明在世界文明史上從未發生過斷裂而能自立於世界民族之林。

關於「國學現代化」的探索，在本刊春季號總第五期中，德國漢學家瓦格納（Rudolf G. Wagner）提出關於建立「多學科聯繫」的「大視野」主張，我認為應該成為導標。所謂「多學科聯繫的大視野」，可以理解為至少包含着兩個層面。一個層面是對「國學」中的一個「物件」的研究應該放置於超越這個「物件」傳統隸屬的「學科」，並在諸如哲學、思想、宗教、文學、歷史、民族、民俗等等的「族群（民族）文化」的大視野中綜合探索；另一個層面則是應該放置於超越這個「對象」隸屬的「族群（民族）」和「地域（國家）」的文化範圍而在相關的更加寬闊的大視野中探索。

國學是一個包含豐厚多樣學識的巨大系統，每一個層面中的研究對象，幾乎都是在程度不同的「多元文化語境」中「複合而成」。研究者僅僅使用「單眼觀察」，常常會失卻若干有價值的成分，使闡述陷於「老調重彈」；只有強化多元學識的「複眼觀察」，或許更能接近「文化本相」，從而得以「創新」。

嚴紹璽



編者的話

「秋月揚明暉，冬嶺秀寒松。」陶淵明的《四時》詩中，嚴寒山嶺上的獨秀寒松，生命力之頑強，令人逼視。在商業掛帥的社會中，《國學新視野》冬季號一如冬日蒼鬱的勁松，向讀者彰顯國學的強大生命力。

中國是多民族、多文化的國家，廣義的國學，包括了漢文化以外的其他民族文化，藏學是其中之一。藏傳佛教是藏學的靈魂。活佛、轉世、法王……藏傳佛教常予人難以理解的感覺。本刊有幸專訪著名藏學家王堯教授，一睹這個宗教的真面目。王教授由「仁波切」談起，高度概括了活佛轉世制度在西藏社會形成的歷史原因和宗教背景，以及其具體方法和社會作用，特別是它對維護整個西藏社會的平穩與和諧所發揮的積極作用，展現藏傳佛教的深邃智慧。

漢文明澤被東亞。近代一些國家如日本的漢學研究突飛猛進，考察東洋的漢學研究和發展，為本期一大亮點。本刊特邀日本法政大學的王敏教授專訪二松學舍大學的顧問、前董事佐藤保教授，分析、分享日本漢學研究者對漢文化及漢學教育的理解、執念和不悔的情誼。「人物檔案」則介紹日本近代中國學的開創者之一內藤湖南，闡述其在中國學研究方面的主要成就及特色。

國學源遠流長，其歷久彌新的智慧，深為後世重視。本期「古學今用」，岑逸飛詳述了《孫子兵法》與現代管理的關係；霍韜晦提出「讀中國書，所學何事」，緊接上期，再論國學對立身處世的重要作用。另外，本期特闢「古今科技」專欄，探討中國傳統科學文化的現代價值，以拓寬國學研究的領域，首篇由王渝生牽頭，陳述中國傳統數學的現代化。

其他內容亦佳作紛呈。意大利學者呂威（Nevio Capodagli），特於本刊撰文，力陳「四書文明」代表一種健康的社會，是醫治現代病態的良藥。新派學人萬春蓮、陳飛、鍾公達，利用「中國古典數字工程」，重現鱸魚之萬古美名及尋找《詩經》的逸詩。劉再復力薦解璽璋的《梁啟超傳》，認為是再現梁啟超偉大而精彩人生的力作。樂黛雲以活潑的筆觸，從憂與樂分析儒家君子及道家至人在中國文學和哲學中的不同表現。吳宏一細說從頭，釋述漢字的起源和創造，為傳統文字學開拓新視野。

本期特別介紹國學大師饒宗頤教授的「海上因緣」作品，圖文並茂，展現一代藝術巨匠的卓越成就，令人欣服不已。

特邀主編 潘耀明



「仁波切」(Rin-po-che) 是藏語中

「仁波切」本意是指很值錢、很貴重。「仁波」就是「很貴重」，就是「大寶貝」。

把信仰藏傳佛教的所有出家人都叫做喇嘛，這是不對的。在藏傳佛教裏，只有上師才被稱作「喇嘛」，當然也包括活佛，因為活佛一般都是高級僧侶，可以被稱作「喇嘛」。

——王堯

國學季刊： 《國學新視野》

對人的一種尊稱，是「大寶貝」的意思。

是「價格」，「切」是「大」，連起來理解

本期大家訪談主要內容：

（一）國學名家

- 「仁波切」與西藏活佛轉世制度
——藏學家王堯教授訪談

（二）漢學名家

- 耕耘在漢字文化圈的日本漢學學者
——專訪佐藤保教授



「仁波切」與西藏活佛轉世制度

——藏學家王堯教授訪談

張世林

活佛、轉世、法王……藏傳佛教常予人難以理解的感覺。筆者有幸專訪著名藏學家王堯教授，一睹這個宗教的真面目。王教授由「仁波切」談起，高度概括了活佛轉世制度在西藏社會形成的歷史原因、宗教背景及其具體方法和社會作用，特別是它對維護整個西藏社會的平穩與和諧所發揮的積極作用，展現藏傳佛教的深邃智慧。



著名藏學家王堯教授

問：一直想請教您關於藏傳佛教中的一些問題，可否就先從「仁波切」談起？

答：「仁波切」（Rin-po-che）是藏語中對人的一種尊稱，是「大寶貝」的意思。其本意是指很值錢、很貴重。「仁波」是「價格」，「切」是「大」，連起來理解就是「很貴重」，就是「大寶貝」。明清兩朝時有很多活佛，尤其是噶舉派的幾個活佛，被專門封為「大寶貝」、「大寶法王」（Rin-chen-chos-rgyal）。在藏族老百姓中，名叫「仁青」的很多，比如格桑仁青、多傑仁青等。「仁青」與「仁波切」是一個意思，但單單提「仁波切」是對活佛的非常崇敬的尊稱。

問：您剛才提到有些活佛曾被朝廷封為「仁波切」，這是否意味着「仁波切」與「活佛」還有所不同呢？

答：「仁波切」是對活佛的尊稱，被叫做「仁波切」的人就是活佛。就我對藏人的瞭解，他們稱上師為「喇嘛」（bla-ma），是學問很高的人，或者是自己的師父，但上師不一定是活佛。活佛逐漸形成一個轉世系統，一代一代傳承下去。而「喇嘛」包括有權威的學者、高級的僧侶及一些活佛。

問：是不是「喇嘛」所指比「仁波切」要寬泛？

答：是的。但我們漢族人講出來就混啦。不明就裏的人認為藏族的出家人都是喇嘛，這是錯誤的；把披袈裟的小沙彌叫小喇嘛，是不合適的，因為作為上師的喇嘛不可能是小沙彌的。在藏人心中，喇嘛是對道行、德行高尚的僧人的一種高級稱號，可是人們不懂，甚至跟着日本的說法，不把西藏的佛教稱為「藏傳佛教」而叫做「喇嘛教」。日本人為什麼會這樣說呢？這源於他們把一個西方詞語「lama」，譯成「喇嘛」，而「Lamaism」也就成了「喇嘛的宗教」。如此，「喇嘛」變成了對信奉藏傳佛教的出家人的一個通用的稱呼。但把信仰藏傳佛教的所有出家人都叫做喇嘛，這是不對的。在藏傳佛教裏，只有上師才被稱作「喇嘛」，當然也包括活佛，因為活佛一般都是高級僧侶，可以被稱作「喇嘛」，例如：達賴喇嘛、班禪喇嘛。

問：除了活佛以外還有其他人可被認作「仁波切」嗎？

答：客氣的人一般也會敬稱一些長官、地方頭領叫「仁波切」。實際上，真正在西藏，「仁波切」指的就是轉世活佛，而且一定是「喇嘛」。通過自己的藏學研究工作，從歷史文化和社會層面來說，我對活佛有這麼一個認識：我認為藏傳佛教中通行的活佛制度，是十三世紀由噶舉派發明的。此後，其他各派逐漸接受了這一制度。如寧瑪派，他們本是父子相傳，父親是上師，兒子也是上師。但後來他們也接受了活佛轉世制度。而格魯派不同，他們是禁止結婚的，且戒律嚴格。不結婚就會引發一個繼承人的問題，而活佛轉世制度恰恰解決了這一困難：

通過活佛轉世，實現了對宗教理念的繼承、對寺廟財產的繼承、對這一教派或這一寺廟施以地方社會影響的繼承……這就是活佛轉世所解決的問題。

就我個人體會而言，這些轉世活佛在培育階段就受過很好的訓練，成為有知識、有文化的學者，又讀過很多書，而且眼界也比較寬。他們可能和官府有深層的聯繫，也和一些貴族世家關係緊密，特別是因為許多活佛是從貴族世家子弟轉世而來的就更特殊。如此一來，仁波切在社會上就有了很好的影響。但他們和一般的官員不同，官員會對老百姓發號施令，但活佛不會。百姓有什麼困難、有什麼問題都可以請教活佛。甚至家裏發生糾紛，可以請活佛解決；和別人發生矛盾，可以請活佛解決；乃至於家裏丟了牲畜，也可以請活佛打卦、占卜去解決。應該說，活佛一般是親民的，與老百姓有良好關係的，也是有威信的。

問：噶舉派創立活佛轉世制度的原因是什麼呢？

答：在十三世紀初期元朝末年時，噶舉派的創始人噶瑪·都松欽巴（dus-gsum-mkhyen-pa）有一個徒弟叫噶瑪·拔希，噶瑪法名是卻吉喇嘛。都松欽巴是一位很有名望的人，學問很高，影響很大，曾到過宮廷裏傳法。他去世後，他的弟子噶瑪·拔希就宣佈：我不僅是他的弟子，還是他的轉世。當時，人們對此沒太介意，心想你就當他的轉世吧！因為大家都知道，他是他的弟子。「轉世」不僅表現在學問上即派系學位的傳承，還需要體現整個精神，要將思想與精神轉到下一輩的身上，而且要延續下去。噶瑪·拔希去世以後，人們開始為他尋找轉世，這也就意味着人們開始接受「轉世」這一觀念了。我們知道，西藏社會在後期有薩迦、寧瑪與噶舉三大宗教派別，再晚些時候，格魯派也興起了。在這樣的派系競爭下，尋找並確認「轉世」的活動，能夠增加宗教對社會的影響力和擴大影響範圍。由於各教派都希望爭取更多的信眾，於是，肯定了噶瑪·拔希的轉世一說，並承認他的轉世，成為噶舉派的鮮明旗幟。後來其他各派跟進。

問：為什麼人們會認可噶瑪·拔希的做法？

答：因為他是一個很能幹的人，當時社會上的信眾也確實需要一個領袖人物——那是一個產生英雄的時代。人們按照轉世的辦法尋找一個「靈童」，把這個孩子接到寺院裏來，當作活佛進行培養，使他更有知識，最後舉行一系列典禮程序，進行確認，成為真正的轉世活佛。這種種特意的舉動和儀式，是人們着意運作出來的，也代表了一種民望的表現。噶瑪噶舉派就這樣舉行並確立活佛轉世制度，從第三世噶瑪巴、第四世噶瑪巴，直到第五世噶瑪巴，名氣已經很大了，這件事情就了不起了。明朝皇帝開始注意到「活佛」的聲望和權威了。在明朝永樂年間，皇帝由於特定的原因更為重視此事。

問：為什麼中原皇帝會如此重視活佛轉世制度？

答：應該說藏傳佛教有很大的影響力，儘管藏地佛教和漢地佛教都是佛教，但前者側重於密宗。此外，藏傳佛教特別重視嚴格的僧侶教育，與漢地的很多佛學大師的理念相同，他們熱衷於討論佛學理論，關注宗派上的理論差別，進而引起一些辯論。但同時藏傳佛教密切維繫着僧侶與信眾的關係。所以我認為這是一大特點：信仰藏傳佛教的信眾，把活佛即仁波切當成自己的親密朋友或導師，有什麼問題就請教他，有什麼困惑就請他指導，有什麼困難就請他幫助，甚至於有什麼痛苦也向他申訴。

漸漸地，活佛越來越多，形成大大小小的活佛，各個寺院都有自己的活佛，甚至不只一個活佛。但他們都是轉世而來，都要通過「活佛轉世」這種制度得到確認。後來，活佛轉世制度逐漸形成一種系統的「文化」，是規範的，可操作的，這一過程主要是由格魯派完成的。該派對活佛轉世制度的接受最為積極，因為格魯派僧人不結婚，沒有兒子就沒有繼承人，而活佛轉世制度恰好彌補了這一環節，通過轉世，把派系中最有權威、最有影響力的大師們「轉」來現世，延續派系的傳承。應該說，活佛轉世制度是在格魯派手中制度化、程序化，而且成為可以操作的制度的。

這時，中原皇帝對活佛轉世制度大加讚揚和提倡，尤其是在明朝永樂年間，因為永樂皇帝很清楚藏傳佛教在藏區的影響力。在永樂七年，他即位不久，就請當時藏傳佛教裏最有名望的噶舉派大師——第五世噶瑪巴來到皇都南京主持一個大型的水陸大法會，超度亡靈和各種鬼魂，也為超度他的父母親，即洪武皇帝與馬皇后。其實，永樂皇帝並不是馬皇后親生的，但他宣稱：我就是正宮皇后的兒子——他要強調自己的權威性、合法性。又由於他的江山是「奪」來的，即從他的侄子建文皇帝手裏奪來的，所以他要強調自己的合法性。在社會上老百姓心裏，尤其是在明朝那些老貴族、那些曾和洪武皇帝一起打天下的老權臣的心裏會質疑：你竟然把自己的侄子趕跑奪過江山，從北京一直打到南京，這樣的做法難道不是一種反叛行為嗎？正是為了證明自己的合法性，他才要請西藏大活佛來證明自己的合法性。當然，元朝時已有很多藏族喇嘛和官員來到北京或在京供職，或為進貢，或為傳教，或為旅遊，絡繹於途，前後相望，產生了不小的影響。元代蒙古人對藏傳佛教的宗教信仰有重大影響。而明代永樂皇帝這時主動邀請第五世噶瑪巴來到南京，情況就完全不一樣了，此時的第五世噶瑪巴作為「轉世活佛」在藏區已非常出名，在地方上已有很大的影響力了。

問：您說的「地方」主要是指藏區吧？

答：是的。第五世噶瑪巴在內地的影響力起初並不大，但永樂皇帝請他來了以後就不一樣了。首先給他一個封號，即「大寶法王」，由皇帝親授，時間大約

在1409年，他是第一位得到封爵的活佛。但是，永樂皇帝知道不能讓噶瑪巴獨佔這一榮譽和地位，所以，他同時又請來了薩迦派。這一派在元朝時是「當權派」——帝師，是元朝皇帝的老師。這一最高的權威是由蒙古人賦予薩迦派的。但元朝被推翻以後，該派在藏區也就失勢了。儘管如此，永樂皇帝還是邀請了一位名叫貢噶扎西（kun-dgav-bkra-shis）的薩迦派傳人來到內地，並封為「大乘法王」（theg-chen-shos-rgyal）。同時，他還邀請了格魯派。該派當時正在興旺組建，有一定的影響力，永樂皇帝邀請該派領袖宗喀巴（tsong-kha-pa）大師來內地，可他沒有來。為什麼呢？據稱格魯派正準備在拉薩舉行第一次傳昭大法會（smon-lam-chen-mo），宗喀巴為籌備該會無法前來。後來，永樂皇帝又遣使來請，他就說自己年紀大了，身體也不好，只能派一個徒弟做代表去。這名弟子就是色拉寺的創建者釋迦益西。

關於這段歷史在學界有許多討論，如于道泉先生就研究過永樂皇帝給宗喀巴的邀請信和宗喀巴給永樂皇帝的回信。這些信件收錄在《宗喀巴全集》裏，于先生將信件翻譯了，並做出解釋（發表在《北平圖書館館刊》上）。在這裏我想說說自己對此的理解。宗喀巴之所以沒有來，書信上寫是因為年紀大，身體不好，其真實原因並非如此。雖然他當時確實要準備傳昭大法會，但更重要的是，永樂皇帝邀請噶瑪巴和薩迦派，是答應會給他們封王，會有王的爵位的。因為從元朝起，他們兩派已經與中原朝廷有很深的關係了，所以答應的條件也很清楚。但明廷對格魯派的態度並不明確，因為該派當時沒有那麼大的威信，在地方上也沒有那麼大影響，朝廷還有些認不準。

永樂皇帝派去藏區的代表，除了楊英與楊三寶外，還有一個藏族人名叫侯顯，是個太監，關於他的歷史最近又有很多新的發現。在《明史·鄭和傳》裏有他的名字。他曾作為皇帝的使者去過藏區和尼泊爾。就這樣，他帶着邀請書來到藏區，這些法王都收到邀請書了，但格魯派由於名氣小，沒有收到。但我猜想，侯顯可能到了藏區後聽別人說起格魯派，知道宗喀巴是一個了不得的人物——這是我猜想的——所以臨時給他補發了一份邀請書，當然裏面沒有提及封王的事情。宗喀巴收到後，可能會想：你給他們的邀請書裏都寫有封王一事，而給我的卻沒有提，難道我比他們的地位低嗎？身為格魯派領袖的他不願意看到這樣的情況出現，所以就推託不去，最終讓弟子前去。他說不能去的原因是年紀大了，可代他去的弟子釋迦益西比他還大三歲呢。

問：宗喀巴那時有多大年紀呢？

答：宗喀巴是1419年去世的，釋迦益西是1409年受封的，也就是宗喀巴去世前的十年。因此，他那時如果想來內地還是可以的，但他沒有來。他那時可能會這麼想：我的弟子去到內地，如果被封王，那跟你們這幾個王是齊平的；如果不

被封王，也沒關係，我的面子還有。果然釋迦益西來南京後，永樂皇帝就封他為「西天佛子」（全稱：妙覺圓通慧慈普應輔國顯教灌頂弘善西天佛子大國師），沒有封王。

永樂皇帝去世後，他的兒子高熾繼位，年號「洪熙」。洪熙皇帝在位一年就去世了。永樂皇帝的孫子瞻基繼位，年號「宣德」。宣德皇帝又邀請宗喀巴來內地，還是釋迦益西代為前去。但這一次就給他封王了，稱為「大慈法王」（byams-chen-chos-rgyal）（全稱：萬行妙明真如上勝清淨般若弘照普應輔國顯教至善大慈法王西天正覺如來自在大圓通佛）。

這樣一來，藏區三大教派的聲名就平衡了。明廷對藏傳佛教可謂是用心良苦，對各個教派都下足了工夫，爭取到了各大教派領袖的支持，這也是朝廷對活佛仁波切的支持。實際上，通過這幾位活佛明廷實現了藏區宗教界乃至於整個藏區社會的安定局面。

問：明朝皇帝的這些作為，是否會促進中原知識分子對藏傳佛教的信仰呢？

答：這種「促進」是很難達成的。內地的知識分子基本上接受的是儒家思想，也有接受道家的，或儒道結合的，甚或儒釋道結合的。但是，他們對佛教的接受是建立在佛教對儒家思想的接受之上的，最終是儒釋相融在一起，與各種思潮結合。因此，藏傳佛教這種以密宗取勝、以一些宗教上的特異功能取勝的佛教，在內地往往是在宮廷裏流傳。皇帝之所以提倡，實際上是為了團結藏傳佛教的各大教派領袖，團結了這些宗教領袖就意味着團結了整個民族。這一點，藏族社會體現得尤為明顯。在藏區，真正能左右整個社會、帶動整個社會的最重要的因素就是藏傳佛教。宗教問題是西藏的一個關鍵問題。於是，明朝皇帝採用「眾建多封」的政策，建立並分封了許多法王，比如封噶舉派的「大寶法王」，薩迦派的「大乘法王」，格魯派的「大慈法王」。然後，藏區各個教派的宗教領袖在其統治區域裏又分封為五個王：一個叫「闡化王」，後來在西藏掌權；一個叫「闡教王」，這兩王都是噶舉派的。此外還有「護教王」、「輔教王」、「贊善王」。這五位「王」基本覆蓋了整個藏區。所以，三大法王、五個地區性的王都是藏區的宗教領袖。

問：您剛才提到的這些「王」也都是仁波切嗎？

答：都是當地的仁波切。也就是說，宗教領袖與地方領袖是同一回事。由此開始，明朝皇帝下了很大的工夫來管理藏區，其管理方法就是委託各地的宗教領袖進行管理。皇帝給藏區很多封授權，分別給這些領袖一些權威，讓老百姓稱呼他們為「王」，對於百姓來說，「仁波切」既是活佛，又是王爺。要知道，明朝對西藏沒有用過兵，沒有去過一支軍隊，沒有發動過一次戰爭的。